

皮皮／著

ZU

HOU

最后的浪漫

DE

漓江出版社

LANG

MAN



最后的浪漫

皮皮／著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浪漫/皮皮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3.1

ISBN 7-5407-2366-1

I.最… II.皮… III.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1712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6886 号

最后的浪漫

作 者 皮 皮

责任编辑 张 谦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宁华侨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 10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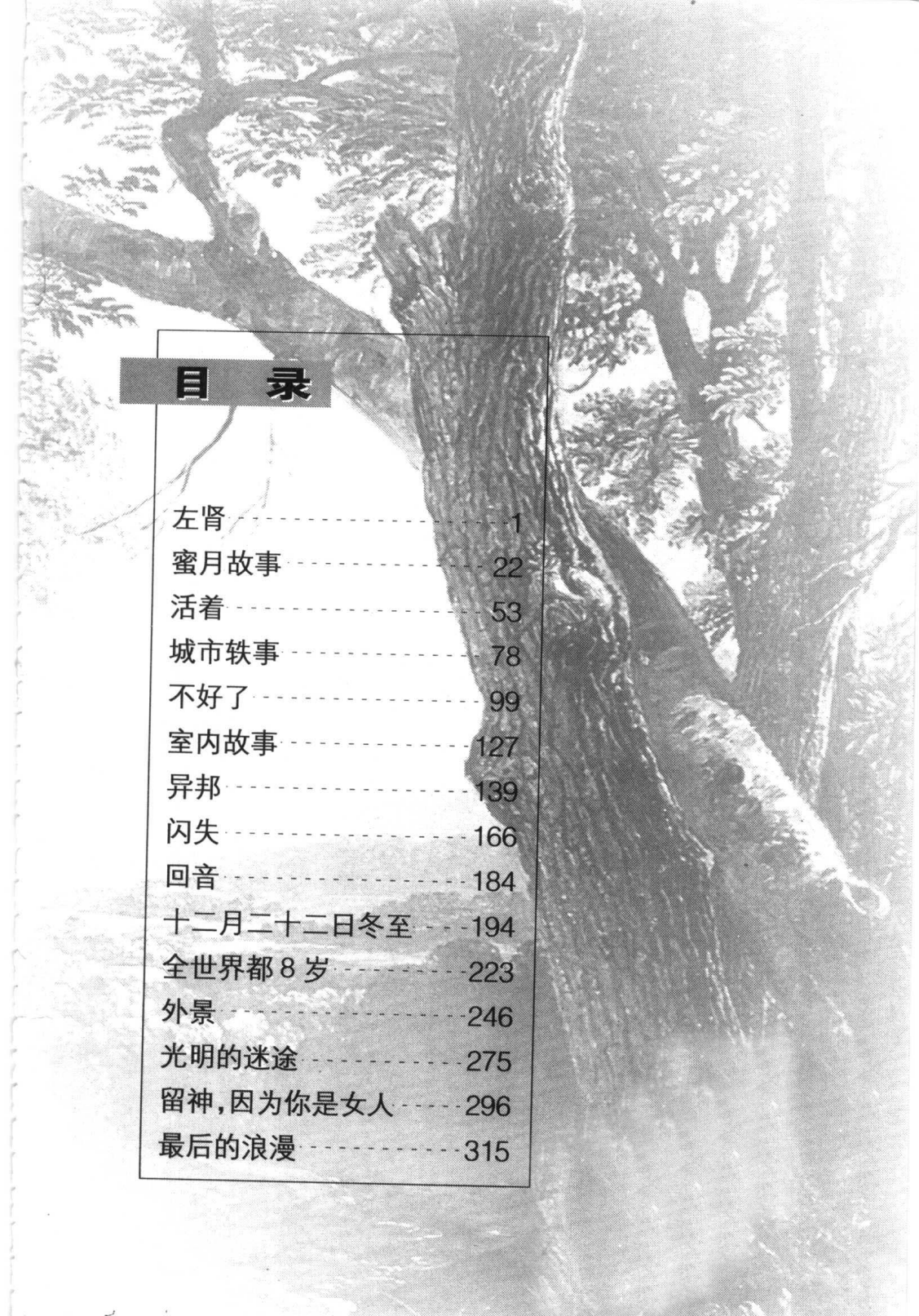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85 千字
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07-2366-1/I·1418

定 价 19.8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左肾	1
蜜月故事	22
活着	53
城市轶事	78
不好了	99
室内故事	127
异邦	139
闪失	166
回音	184
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	194
全世界都 8 岁	223
外景	246
光明的迷途	275
留神,因为你是女人	296
最后的浪漫	315

左 肾

你好，朋友。

第二次见面他就是这么招呼我的，我停下自行车，看着他，他笑吟吟地走近我。我记得他，虽然只打过一次招呼而且是在半年前，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。每天都在这个大学的校园里溜达，天天说这句话。Deutsch, Deutsch。

“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就是德语的意思。你看这多奇怪，咱们说德语，他们说 Deutsch。世界是个大号林子，什么鸟都有。各种鸟说各种话，你说对不？”

我又点点头。

“上一次你看见我过去。没认出我”，我说。

“没错，我知道这回事。”他说着喝了一口手里拿的芬达饮料，然后继续对我说。我那段时间记忆力彻底丧失，过去的事情全忘了，整个一个新人。

他又喝了一口，嘴唇上留下了一块橙色的印记。



他有一米八十多，穿戴很整齐，长相蛮气派的。我觉得他什么地方像我小时候认识的另一个疯子，有时显得气宇轩昂。

“你知道嘛”，他又接着对我说，“今天我起得很早，我一起得早就什么都记得。我爸太聪明了，他应该是教授的教授，他开始捅我左肾，他一捅我左肾，我就能睡觉了，然后我就又把从前的事情记起来了。”

他说完又喝了一口饮料，然后接着说。

“左肾，左肾太重要了，也是我爸太聪明。”

“你现在干什么？”

“有点儿忙”。他说。

“工作了？”

“你一提我想起来了，明天我第一天开始上班，黄河大饭店，pOlier 一个月挣一千。”

“好好干，我祝贺你。”

“谢谢你。我终于独立生活了，不靠我爸了。”

“这样不错。”我说。

“你知道不错。从精神病院出来，我就没离开过我爸，我媳妇都跑了，可我爸没跑，你能看出这差别吧。”

我认真听他说，想起了一个作家朋友的父亲，他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轮椅上度过的，因此他的父亲许多年为他做着一切。有一天我去看望这位朋友，突然感到他的房子莫名的空旷。我说了我的感觉。他说，他父亲走了。我们都没再说话，好像那位平时也很少说话

的父亲又走回来了。于是这一瞬间的沉默十分沉重。

“你刚才没听我说话，我发现了。”他对我说。

“请你原谅，我刚才想到了另一个朋友的父亲。”

“就是，你能想到朋友的父亲，我也得为我爸想，你说是不？他不要我独立生活，他说我的生活反正是没有别的可能的。可我得为他想，我不能总让他看见我，人要是天天见面肯定烦，你说是不，我怎么能让我爸烦我呢？！他跟我妈离婚为什么啊？没有第三者这回事，就是他天天看见我妈，看烦了，再好的人也经不住天天看啊。”

我抬头看看蓝天下只有几缕轻云，这个星期日早上的阳光已经开始刺眼了，我感到眼睛有些潮湿。

“今天天儿好”，他说。

我收回目光看他，他稍咧着橙色的嘴唇笑着。

“是的，我说，那些往外走的人都穿着旅游鞋，可能是去春游了。”

“肯定是，他说。我问过他们几次，他们都说是出去玩儿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”

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。

没时间还是没兴致，要不就是没伴儿？

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，即使让我面对墙说心里话我也回答不了。我有时间有兴致也有伴儿，但我已经好几年没去春游了。

“可能我喜欢留在家里”，我只能对他这么说。



“跟我一样,我喜欢留在校园里,除了这儿我就回家什么的。”

“好吧,不跟你多聊了,祝贺你找到了工作,好好干,别把这个工作弄丢了。”

“好,再见朋友,我也祝你好好过。”他说着向我伸出手。

我们握了握手,他的手像石头一样凉。

“有时候过得不好是不是?”他好像忘了我们刚刚告过别。又起了一个话头。

我点点头,并没有撒谎。

“试试捅捅左肾。”他认真对我点点头。

我又点了点头。

“听我说之前,知道有左肾的说法吗?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知道自己有两个肾。但从没分过左右对不对?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这就对了。什么事都能试试,千万记住是左肾。我可是认真对你说的。捅捅左肾让活不下去的人活下去。这是最后的灵丹妙药。好了,朋友,现在走吧,再见了。”

他像伟人那样对我稍稍摆手,让我又想到了另一个从前的疯子。而且那时候我就说过,疯子都是神,现在看我没说错。他们不让你失望。

我骑上了自行车,容进了车流,拐过了两条小街,

回到了家。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敞开了，随便放了一个磁带，然后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举起右手，像朋友那样，悄悄说了声，再见。然后我让手停在空中，然后我就开始笑了。我笑了很长时间，哎呀呀，好久没这样笑了。我真的觉得高兴。

我现在应该说说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形。那天，他径直从我们后面走过来，他几乎是一边走一边说的。他说：

“慢走，朋友我听出来了，你说了德语 Deutsch，对不对？”

我们停下。

“我爸是德语系教授，他接着又说。我是他儿子。”

这时我感到了他的不正常，但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，马上说：

“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。我爸把我送进去的。我能理解他，不然他能怎么办？他说得对，只有把我送过去才能再把我接出来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

“我媳妇是警察，长得好看，也厉害，我爸有时也怕她，警察嘛。可她怕我，她是我媳妇，这也很正常，你们说对不？”

“那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老头问他。

“你是说有病以前？”没等对方回答，接着又说。
“我也是警察。我抓过一个坏蛋，我让他抱着树，然后



把他铐上了。你们要是看了肯定笑，他抱那棵树像抱女朋友似的。”

“我不觉得好笑。”老头说。

“你说对了。这不好笑。后来下雨了，我进屋去了，我把他给忘了，他抱着树在雨地里站了一宿。”

我看看老头，老头的表情已经开始愤怒。

“第二天一早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跑去给他送伞，可他不要，他说他要伞没有用。他说的也对，他都湿透了，然后我就向他道歉。可他不理我。他转过头不看，我走到另一边，他哭了。他是个坏蛋，可他哭了。太可笑了，你们说是不？”

“我们该走了，没时间再听你说这些。”老头操着流利的汉语说。

他没再对老头说什么，却对我说：“你去过德国对不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那就再见了，朋友，今天天儿好，下雨不好。好了，再见。”

这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，离开他以后一直是老头在说话，他说，这个人太恐怖了，这样的可怕的过去有什么脸对别人讲，没有人性。他越来越激动，我不得不提醒他，刚才讲述故事的人不过是个精神病患者，老头看看我，问我：“你觉得我可笑？”

我点头，说，有一点。

“你不觉得那个人可笑吗？”

我说，不。

他又一次愤怒地挥挥手，这叫什么逻辑！

我没必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个逻辑，可我心里真的觉得疯子不可笑，我甚至有点吃惊他站在太阳地里，给你讲一个故事，竟比好多绞尽脑汁的作家弄得更好。他开门见山告诉你他是（或者曾经是）个精神病患者，然后就开始以自己的逻辑说开去。他竟然会调动读者，我是精神病，我现在给你讲故事……这一手，我学了好久，现在会了。我相信他从没学过，可他也会。我倒是有点觉得自己可笑。可惜换一个行当已经晚了。

我第三次见他就在前不久，这也许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希望能平静地叙述它。

他妈妈告诉我，他也许会一直留在医院里，你能相信吗，他没有父亲，至少从他 12 岁起就没有了，他住在大学里是因为母亲。她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。

在我见到他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颇为巨大的变化，让我简单说一下。有一天，我和男朋友吃晚饭的时候来了一男一女，那个女人向我们点点头径直走进了里屋，后面的男人自然地也就跟了进去。我觉得她好像是主人，果然我没有想错。我的男朋友让我出去回避一下，他说他向我解释清楚。

我回避了，我太傻，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



可还是没勇气不照着他的话去做。当我再回家时，他解释得很艰难，惟一说清楚的话是，他需要这个女人，这就意味着我得离开了。当年他也是这么需要我的，为此我离开了我的丈夫，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我明白了一件事。他需要那个女人，因为她还有丈夫。他曾经对我说过，他喜欢通好。我最后看着他的时候，依旧不能恨他，他不过是个病人。

道理我能想明白，可还是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个男人的逻辑，这时我想到了疯子。我去校园转了几回，都没有看见他，我觉得奇怪。我去一个小卖店打听，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了。我买了一听他喝的那种饮料。

“没想到他又进去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老太太大声问我。

“他不是又进去了吗？”

“又进去了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太太问我。

“他不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吧？”我问老太太。

“他就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啊，你听谁说的他不是第一次？”

老太太问我。

我没告诉她我听谁说的，不然她会笑话我，笑我相信一个疯子的话。我向她打听了疯子家的地址，我说我是他们家一个朋友的朋友。老太太怀疑我说的话，但还是把他家的地址告诉了我。

我见到了他的母亲，她只把门欠了一道缝儿，警惕地打量我，等着我的自我介绍和解释。我看见她的长相和疯子十分相近，就说是她儿子的朋友。接着我说，我只想知道他在哪个医院，想去看他。

这位母亲弄明白了我的企图至少没什么恶意，就把门再敞开些，对我微笑一下，然后对我点点头，示意我进去。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不自然，我想，她这儿肯定不经常有客人来。

这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，走廊里他的母亲向我们右边的房间伸伸手，我就进去了。站在房间的正中，我知道这是疯子的房间：简单，整洁，所有的陈设都是旧的，与他在校园向人们挥手时的感觉十分吻合。

“随便坐吧。”她说。

我捡了一把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很多办公室里常见的椅子坐下，她妈妈坐到那张单人床上，床铺得棱角分明，我只在部队和监狱里见过。

“你不是他的朋友吧？”她问我。

我看看她，只好点点头。

“那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她又问我。

“您知道我不是他的朋友，为什么还让我进来？”

她多少对我的话感到吃惊，过一会儿她说，没人来找他，我想也没人说过是他的朋友。

她的话让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，我又像是某些认真的时刻那样恨我自己，我常常觉得自己苟且。



我实话实说吧。我说，我还不是他的朋友，但想成为他的朋友。

她看我，好像想看出我是不是也不正常。但她笑了。她说，我谢谢你。

接着我说了我和他的短短的交往，说了我在正常世界里感到的障碍，说了我觉得自己像垃圾一样被措来持去的，说了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持久一点相信，最后我说我感到这个疯狂的世界正在努力地把一些人甩出去，让他们站在生活的边缘，抓不到任何稻草。

我说完了，我不知道她听没听懂我的话，我们互相毫无意义地看着，关于我自己能说的我都说了，我担心她误解我，我还不是疯子，尽管我不觉得疯子有什么不好。

“我想去看看他，您能告诉我地址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我等她说地址，然后我可能就得走了。我这么想。

她说，在你做他朋友之前，你应该了解他。

她的话把我带到了很远的地方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把她的话变成我的话向您叙述，我认为您最想看到的可能是我和她儿子的见面，但由一个母亲讲出的片断您不妨读读。我个人认为她不是一般的母亲。她开始讲之前对我说，她特别能理解我对她说的话，她不认为我这样想是不正常的，就像她不认为她儿子是精神病一样。她说，她之所以同意让她儿子住院，是担心

他会过早自杀。她说,尽管一切的一切都不那么美妙,儿子还是应该比母亲活得更加久。

一切的一切是什么?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,这位母亲也不那么正常,但是听完了她的叙述,我便又自责了一次。

她的儿子叫刘天河。她的丈夫最先发现他有别常规的是,他会说话之后就不再哭闹了。如果他饿了,他就扯扯大人的裤子,用小乞丐般可怜的眼神望着你,偶尔大饿,还会说饭饭,同时摇动扯在手里的裤子。后来他也像别的孩子一样出去玩,但到吃饭时间他总是准时回家。有好多次,母亲摆好饭桌,正准备出去喊天河,一转身发现他已经站在那儿等着了。

先是父亲说,这孩子贪吃。

有一次母亲很偶然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,看见天河没有跟小朋友一起玩儿,只是站在一边看着别人玩。一开始她什么都没有想,后来又从窗户往外看了几次,每一次都是一样,可他回家吃饭时总是微笑着,好像对外面的世界很满意。

“你为什么不跟别的小朋友一块玩儿啊?”母亲问他。

他看着妈妈,没有回答,然后却发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。他说,妈妈,我饿了。

再后来他上学了,放学的时候他有时回来得比母亲想象得晚。可是一回来他就急急忙忙地奔向饭桌,



母亲也就没再多问。有一次父亲领他去洗澡,看见了儿子身体上有许多青紫的地方。父亲立刻把他领回家,看见妻子,丈夫落泪了,妻子和丈夫一起问儿子为什么。

“有好多同学打我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不知道”,他说。他说这些的时候不哭也不难过。儿子的表情让做父亲的无法忍受了。他去找老师,找校长,但并没有真正阻止任何事情。老师说 he 不能从头跟到尾跟着每个学生,再说天河从来也说不出是谁打了他,这样学校也没办法处理。父亲明白了,另外的孩子打天河根本没有任何理由,这只是一种动物的本能,他们嗅到了一个真理:天河永远比他们弱。

他开始教儿子怎样打人,他这样示范那样示范,可是儿子还是偶尔就带伤回家。时间缓缓地过去许多,天河长大了,但父亲依然看不到天河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。他感到说不出的绝望。他把天河打了一顿,看见天河挨打时的从容,他甚至想杀了自己的儿子。他跪到儿子面前说:你杀了我吧,你这个白痴。

在天河十二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,天河的一个牙齿被打掉了。父亲急了,他拿着一截棒子让天河打他。他认为只要天河真正打一次人,就会在心理上过一关,也不会容许别人再打他。可是天河不接他递过来的棒子。父亲威胁说,他要是打就不让他吃饭。天河

还是没接。他看着父亲，父亲认真地说，他在动手打人之前绝不让他吃饭，宁可饿死他，也不养一个废物儿子，天河拿过棒子闭着双眼劈头盖脸地打了几下，然后离开了，那一天父亲高兴坏了，喝了很多酒，直到看见天河下一次挨打，他一直很快乐地相信，他帮助儿子改变了命运。

当他又看见儿子被打的事实，安静得像一个局外人，他甚至笑笑，那以后直到他因心脏病急性发作只不过半年时间，他没再提过挨打的事。妻子说，他好像再也没有力量搞明白天河在外面的事。他死的那天早上，天河站在我旁边，像真正的傻子一样没有哭，也没有说话。

但自那以后好像没人再打天河了。仿佛他们的对手不是天河而是他的父亲。那以后，天河和母亲一起似乎很顺利地度过了十几年的光景，天河高中毕业，上技校学习钳工，技校毕业在一个化工机械厂工作，一直到天河二十四岁那年，工厂着火了。

他母亲说那场火烧得很惨，死了七个人，大部分设施也完了。追查事故原因时发现是有人纵火，于是抓了几个人，其中有天河，因为他那天下班后在车间休息室的长椅上睡了两个小时。睡醒后他离开早已空荡荡的车间，离开安静的厂区，来到收发室门口时，收发老头对天河说，你小子鬼鬼祟祟地在干吗，这么晚才回家？天河还没有完全醒过来，自己也没搞清楚对